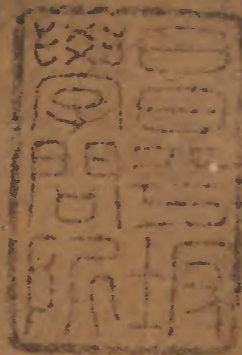


東坡全集

之十四

後集



漢書門			
五	四	五	六
九	八	七	六
二	八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	五	漢	
一	四	書	
七	二	冊	
架	八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456	
冊數	28 (12)		
函號	315	84	

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冊編百十六葉

東坡後集卷第十

祕閣試論六首

淺草文庫

王者不治夷狄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形勢不如德論

禮以養人為本論

既醉備五福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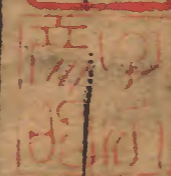
御試制科策一道

擬進士對 御試策一道

并引狀

王者不治夷狄論

論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
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



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食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

迂云王荆公謂東坡有戰國縱橫之學信矣

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是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

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
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
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
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
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悻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
邊鄙，則已幸矣。又況乎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
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
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
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
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

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謹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論曰：君子之為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
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
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
子不取我，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為
已慮之，又為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之必可，受若已
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
愷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
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為義而行。

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
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
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
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與矣若劉愷之徒讓
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
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
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
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
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
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

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
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邪將亦受
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
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為
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
讓而為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為法也今劉愷
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為過也將以壞
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為是非常之行
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
多以此為名者安順相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

一特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帝元成以侯讓其
兄而為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
易者世以為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
以深嘉而屢歎也謹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論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逸而責
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綦大而至天子綦小
而至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
逸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
無以逸失責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

失言作夫

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
不以為悅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後世
學衰而道散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竊見其小
者之一偏以為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夫並耕
而治一人之身而自為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說
矣天樊遲親受業於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
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是說之將蔓延於天下也
故極言其大而深折其詞以為上好禮則民莫敢不
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

者以爲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天災遲之所爲汲汲於旱稼者何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志。以慢其上爲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榮而使民勞苦獨賢爲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足勸課百姓爲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爲尊卑者安爲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使祿之一國者不自以爲多。抱關擊柝者不自以爲寡。則夫民之勞苦獨賢者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者必得其

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謹論

形勢不如德論

論曰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爲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儒者之言知未嘗不藉其口矣。請捨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歡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爲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

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為寇讎強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為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為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

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眾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以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苟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為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

慮其後世而爲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或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謹論

禮以養人爲本論

論曰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允人情之所安而有節

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臣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宰而聖人遠有如

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脩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以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以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為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皋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為急禮者本也

又加以和平間易而天下常以為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為悍樂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謹論

既醉備五福論

論曰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強能行之也以其功與而民樂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

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
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
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
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
以生全我也天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
下爲己勞苦而不忤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
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
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
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
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

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
者是謂至誠行誠無迹効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
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
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
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
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
說者以爲是詩也寶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
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者做好
德也高明令終者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
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康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

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諾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
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
之尊車服之貴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
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
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
其命服朱黻玼是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
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眇眇焉疾視而不能平
又安能獨也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
民之聞其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

證論

御試制科策一道

策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
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
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盤田
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
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率序比興禮樂未
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
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

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
不知懼業繁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
月壬子日食于朔涇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
川騰溢求思厥咎深切在子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
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
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
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
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
潛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擷姦或
曰不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存

對
武用儒術而海內虛托首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
由形于詩道周公邇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
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象宰制國用唐以宰相
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
責之內史蕭賢之言不冝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
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
守禦之方圉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
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
政而當今之要務乎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寧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

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問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抑沆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救之勢洪手垂

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偽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

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木以日沅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以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

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誦誦其言語以爲警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火蹠筭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

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
之人有幾其事未治其人未用雖鳴而起曰吾今日
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果濟矣予
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
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
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
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盤田
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人已浚浮
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
具力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

虞為刑未措於成康意一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
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衆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
不知懼繫繫者眾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
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
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
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
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
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
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
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

王用太公其相與問荅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
公用管仲其相與問荅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
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
默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尚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
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
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昔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
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心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又
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又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
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
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

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
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謹小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
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譴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
惡遺後人也 陛下柰何聽之臣故曰 陛下
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字者
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
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
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
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
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

數無限天下之闢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消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耶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挾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

言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 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異方義不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體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

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若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
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
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其民為屯田屯田
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
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
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
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
又何微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為
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巳之後宮後宮
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

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
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
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
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
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兵
適所以為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
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
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
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
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

及其當遷地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為此者固
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
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
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
職司常從外第其入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
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為庠
序者禮樂既與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
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
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諒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
却行而未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

而賞之千上之所賞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
而治民者多徇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賞罰者
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
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叙法不
為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
繫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
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
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未思厥咎深切在予
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比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
今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

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日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亢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

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味啣溫煖之政萬事情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

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採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耗而又有夢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踈也呂氏之時令則和

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縈柱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齊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採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囚先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官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無

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
為京師政在撓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
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
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入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
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撓姦也如使不撓獄市
而害其為撓姦則夫曹叅者是為逋逃主也伏惟
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
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
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
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

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
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
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
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
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
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傳延方士而
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
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
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
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徽去禁防而為

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函獨行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

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一之對謂當責之內史常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鏞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常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

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
方圓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
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
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
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
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
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
蓄積之備則莫若後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
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泉府玉府內
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

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
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
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六略如此而於
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此災致祥改薄
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
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
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示問焉又恐其
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
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
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

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上右而女謁威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訖訖乎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

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未惟陛下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并引狀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猷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為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

以爲戒昔 祖宗之朝崇尚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 陛下本不諱惡切

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
干冒 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策問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評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于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

可謂衆矣。揀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對臣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 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 陛下先治其心。

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堂，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皋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况於踈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 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入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

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今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

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斨新，可謂必克。

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使新不可破是以不論等卑
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
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
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
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
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
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
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
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
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預自言而後信則

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為利陛下以為為義天
下以為為貪陛下以為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
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
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
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
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
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後行何者慎重則必
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
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
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

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

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後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群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

本恭已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
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爲之而况於 陛下乎 聖
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
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鬼首
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
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 陛下所
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
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
和矣其怨安在 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
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

士猶犯之今 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
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三
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
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
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
刑也今 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群臣誤 陛下
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爲異論至以
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
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群飲者殺臣請
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

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
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
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
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
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
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
盛時哉所以誅群飲者意其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
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
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
輒殺之雖禁紂之罪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

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道必有本末所
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
陛下擇焉方今揀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
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
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
循規矩蹈繩墨以家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
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
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
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
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

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
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
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
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
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骨決脾洗濯胃腎之變
苟無其術不啟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
之功解縲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
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
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下知
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若推用衆才

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
可與勦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嘗磨而交口攻之若
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
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
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
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
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
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
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
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

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
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
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
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
衆必法 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
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已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
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
畏衆言不足從 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
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
倫不信允今之人欲 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

藉口而 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
欺臣願考一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
而牟利乎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
過數人固不言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
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
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衆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
今天下非之而 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
惟 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東坡後集卷十

東坡後集卷第十一

志林十三首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
 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
 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
 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
 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六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
 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亦盡
 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

論武王

至取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
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
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甚孰敢不嚴而孟軻始
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
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
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
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
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甲人
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
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

尚書卷
中九

不王計紂之存亡也故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
伐而考終或死於亂故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
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
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
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
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
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
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
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
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

尚書卷
中九

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常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必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救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

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鄘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頡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

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粥田宅者七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粥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菑晉遷于新田

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死衛文大帛之冠何過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豈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

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鄗之遺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

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烏乎秦之巧亦創知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知伯死秦知創知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

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烏乎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

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柰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韶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齧齒也可拔遂扶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

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斯
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䟽遠相攻擊
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
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賞賜之
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
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
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寧息難哉廷尉議
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
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
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

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襄諸侯
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
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
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又美世之
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
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
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
之漢高帝欲立六國以復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
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
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卿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

笑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伯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拱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

論范蠡伍子胥大夫種

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句踐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

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
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故曰蠡亦鳥
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
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
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
逃隱於海上曰吾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
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
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
吾是以累歎而深悲西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
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

不去鞭尸藉雖爲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栖之
會稽爲種蠡之過惟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
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
如宮之奇淺治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
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
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
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
子皆哀而恕之惟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廬與群
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
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惟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

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論孔子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隨邾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案內不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

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伎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文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

三相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
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
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
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
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
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
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
甲而三相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
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
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

氏之既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
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
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
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
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
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
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
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相
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
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

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闡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常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

心焉皆陽譁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苦則名實皆宗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畷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兄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滂則秋旱不加賦

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
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汗口舌書
之則汗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
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
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
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
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
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
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
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

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
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
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
唾血者相踵也一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
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忘其禍之慘
烈也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
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
骸骨歸卒伍歸師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
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

增
論項羽范

假說此一段其實
大正說文字節
奏處

叙范增去
楚事

容附隨筆九
楚懷王賢主
之事范增非
人僅一軍備
之盡矣

不使說增去處且
引詩易之語文
勢不迫亦是為
下面說增不知
幾張本

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
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
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
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
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
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也且義帝之
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
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
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
疑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蠹

楚言策
精髓

又問世
句則文
勢不迫

竹一段最妙乃無
中生有死中求活

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無
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
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
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
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
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
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
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
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
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

於命不見
處主論

筆力壯

語不賅盡而許之
為人傑正見高
手

論養士

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
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
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烏乎增亦人傑也哉一字不可增
一字不可減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
客談天雕龍聖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
盜之徒莫不宿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
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
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
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
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

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
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
民蠹國者民何以文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
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
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
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
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
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
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
於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

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
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更魏晉以來出於九品
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善者論之六
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
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容養之不失職也
其力耕以奉上皆推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
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
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
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
吾法而已故置名城教家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

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
其能搗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大息以俟
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
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
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
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且無樂而代
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
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
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及
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

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烏乎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水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劫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卒

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既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傲必亡之既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既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

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
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
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父矣陳勝假
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
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
慮此何哉蘇子曰烏乎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
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
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
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
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

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
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
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
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
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
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
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殺其
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
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
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

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

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與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王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王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

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若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栢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栢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若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目秦漢以來不脩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便與聞外事且不可此難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

后

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晉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揚堅遂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無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恟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設冢宰若太子未生主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

論德公里克
李斯鄭小同
王允之

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弒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人也哀

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棄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

小同見後漢書
鄭玄傳

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
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
乎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
其所噬劫齒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
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
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敷夜飲辭醉先寢敷與錢
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敷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污敷果
照視之見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
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
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既禍如此故特書

論管仲

其事後有君子可以覽觀焉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
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累
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
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搃其
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
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
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
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醜
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

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曰仲尼之徒無道相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
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
又得八人焉皆反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
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
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
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殺之
疑蓋萃於敬仲矣然相公管仲不是廢之乃欲以為
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
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

晉武帝聞齊王微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
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
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者皆失於
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
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
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
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
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江左雖有
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揚國忠雖有安祿
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

東坡後集卷第十一
戒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
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
而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
罪於天若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
可勝既平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
而殺孔融晉文帝以卧龍而殺懿康晉景帝亦以名
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或齊後主以
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識而殺李君羨武后以
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處
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又笑世之以

成敗為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
為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
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如養生憂國備
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
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病而
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
矣彼八人者未病而服藥者也

東坡後集卷第十二

表狀劄子

詞免翰林學士承旨狀三首

乞候坤成節上壽訖復遂前請狀一首

謝宣召入學士院狀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芻記一首
詞免兼侍讀劄子一首

謝兼侍讀表二首

謝三伏早休表二首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表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穎州謝到任表三首

賀德音表二首 賀興龍節表一首

賀駕幸太學表二首

謝賜曆日表二首

揚州謝到任表二首

謝賜恤刑詔書表二首

賀立皇后表二首 賀坤成節表一首

詞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一狀

右臣今月二十八日奉勅已除臣翰林學士承旨左
朝奉郎知制誥詔書到日可依條交割公事訖乘逸
馬疾速發來赴闕臣已於當日依條交割公事訖伏
念臣頃以兩目昏暗左臂不仁堅詞禁林得請便郡
庶緣靜退少養衰殘二年于茲一事無補才有限而
難強病不減而益增但以東南連被災傷不敢陳乞
別求安便敢謂仁聖尚賜恩憐召還故官役加新寵
不惟朝廷公議未允實亦衰病勉強不前兼竊觀邸
報臣弟輟已除尚書右丞兄居禁林弟為執政在公
朝既合迴避於私門實懼滿盈計此誤恩必難安處

伏望 聖慈除臣一郡以息多言臣見起發前去至宿泗間聽候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近蒙恩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轍忝與執政理合回避奏乞除臣一郡今奉詔書未賜開元恩威之重需若雷雨豈臣辱陋所敢固違伏念臣自去闕庭日加衰白故疾不愈舊學已荒更冒寵榮必速顛躓而况清要之地衆所奔趨兄弟迭居勢難安處正使緣力辭而獲譴猶賢於忝冒而致災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特賜除臣知揚越

陳蔡一郡臣今已到揚州迤邐前去南京以來聽候指揮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三狀

右臣近蒙恩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轍備位執政理合回避尋兩次奏乞除臣一郡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依前降詔書不允者臣之愚慮終以弟轍親嫌於義未安竊見仁宗朝王洙爲學士以其從子堯臣參知政事故罷臣今來欲乞依王洙故事回避仍乞檢會前奏除

臣楊越陳蔡一郡屢犯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候坤成節上壽訖復遂前請狀一旨

右臣近奏乞依年誅故事罷翰林學士京省初乞一
郡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允者銜戴恩慈休迫威命
已經三却其敢固違已於本月二十九日赴闕門祇
受告命訖然臣衰病日加心力難強親嫌之避愚守
不移伏見坤成節在近欲候上壽訖復遂前請勉強
供職庶表見臣子恭順之心遂巡力詞蓋終存典刑
分義之守謹錄奏聞謹奏

謝一 召入學士院二首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特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

聖旨召臣入院竟學士承旨使星下燭生蓬蓽之光
華天澤旁流失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
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
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
正雜居至有任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況金
盞玉堂親被絳綸之密北轅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
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綠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
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離及

瓜而遠恍如夢寐交親迎勞都已聚觀驚華髮之半
空笑丹心之未折宜投閑散以養衰殘豈期過採於
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如
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
之歎人誦斯言緣 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言
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臣
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特未有捐軀之會
勿欺而犯誓無患失之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

右臣今日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
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哀遲無用寵既溢於
當年眷待有加恩復隆於晚節使華臨賁天語丁寧
聳里巷之驚觀歎朝廷之用舊伏以禁林分直法本
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後斷自上
心之簡求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膺
此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忠累塵器使初無已試
之效但有過實之名千里闕庭二年江海憂深投標
豈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照

臨觀羣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用雖有寬饒之察
臣招麾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
敢不早夜以思死生不易雖桑榆之景已迫殘年而
犬馬之心猶思後效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
條并魚袋渡金銀鞍轡馬一匹者漢官三服已分密
麗之環唐監八坊復下權奇之駿拜嘉甚寵省已何
功伏念臣受林廷疎賦命寒蹇幼師季路止服緼袍
長慕少游欲乘下澤目眩重金之耀神驚四牡之良

俛仰自惟周章夫次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憂勤黎
庶寤寐罔闕故損廐庫之儲以廣英雄之毅致茲辱
陋亦被寵光臣敢不求稱于衰益輟其後薄德感服
當戒維鷄之篇強力安邦庶幾有駟之頌臣無任感
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
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鑠錫金軛示有馳
驅之勞寶帶襲衣豈無約束之義上既循名而責實
下當因物以貢誠伏念臣少則賤貧長而困阨仰仰

龍具追晏子之一表伯厚雜柄陋景公之子駟無功
拜賜服寵汗顏顧惟何人膺此異數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躬行慈儉德貫天人約於奉已而侈
於養賢嚴於私親而寬於馭衆惟其朽鈍借以光華
臣敢不衣被訓詞服勤鞭箠惟德其物永觀不易之
言思馬斯徂更厲無邪之志

笏記二首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齊閭
寄入長禁林皆儒者之極榮豈騫材之所稱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法天凝命稽古自異摠攬羣英兼收

小器欲效涓塵之報未知棄隕之期臣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守無
功方期竄逐及還何幸復玷清華此蓋伏 遇太皇
太后坤載沉潛毋慈均一既陶甄於頑鑛復封植於
散材誓卒餘生少圖來效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
營之至

詞免兼侍讀劄子

臣近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兼侍讀者臣以迂

愚本無學術出從吏役益復空疎竊位禁林已難久
處而況天縱之學已集大成非臣孱微所可仰望伏
望 聖慈追寢成命以授能者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取進止

謝兼侍讀表二首

臣軾言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用非其
分寵至若驚湍溢之憂遂巡莫避臣某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伏念臣與弟轍同登進士並擢賢科內外分掌
於制書先後迭居於翰苑今臣以經史入侍司言行
于中轍以丞轄立朝督綱條于外恭承明詔不許固

辭以為兄弟之同升自是朝廷之盛事承明三入僕
比古人大雅一門無慙舊史人非木石恩重丘山恭
惟 太皇太后陛下明極照臨憂深付託欲為社稷
之衛莫如臣僕之賢以帝堯之哲而甚畏於壬人以
孔子之聖而思見於狷者致茲選擢驟及迂愚臣敢
不淬厲初心激昂晚歲誓堅必死之節少報不賢之
息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又

臣軾言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叨承新

命祇服訓詞薄技已窮舊息未替臣其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
回之心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
以三年翰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
豈此身愚智之殊蓋所居閑劇之致臣之自處何者
爲宜而況講讀之司惟陛下最近分章摘句則何以報
非常之知因事獻言又必貽前日之患雖仰恃天日
之照實常負冰淵之虞恭惟 皇帝陛下大德庇
民小心順帝雖天覆地載以聖不可知爲神而日就
月將以學而不厭爲智曲收舊物以廣多聞臣敢不

稽息其憂本無分於中外欲報之德獲表易於死生
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三伏早休表二首

大火既中三夏云伏炎熹之病貴賤所同忽蒙退食
之恩遂失流金之酷恭惟 皇帝陛下仁物動植
明燭幽微上有無逸之勤下無獨賢之歎臣等逢時
多暇竊祿安居共揚扇暍之風以安黎庶更勵飲冰
之節少荅生成臣等無任仰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星火見而金微日方可畏。朔氣銳而晝情思獲少休。
上既知勞下皆忘暑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勞謙
恭已內恕及人雖天地無一物之私而父母有至誠
之愛臣等仰蒙寬假動獲便安未明無顛倒之衣省
循何幸夙退有委蛇之食歌詠而歸臣等無任仰天
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
知潁州者引嫌求避顧舊典之甚明易職寵行荷新
恩之至厚竦愚自省慙悚交并中謝伏念臣學陋然

聞性迂難合受四朝之知遇竊五郡之蕃宣吳會二
年但坐糜於廩祿禁林數月曾未補於絲毫敢冀殊
私復還舊物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仁涵動植明燭
幽微知臣獨受於聖知欲使曲全於晚節憐其無用許
以少安凡力請八章而後從使不為一乞而遽去在臣廷退
謂光榮雖老病懷歸已功名之無望而衷誠思報尚生死之
不移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
知潁州者備負經席幸依日月之光引避親嫌實有

簡書之畏恩還舊照寵寄近藩衰朽曾華省循知愧
中謝伏念臣生無他技天與愚忠雖所向之苛窮獨
受知於仁聖力求便郡益常懷老退之心伏讀訓詞
有不為朕留之語殊私難報危涕自零恭惟
皇帝陛下緝熙光明剛健篤實方收文王之四友以
集孔子之大成而臣苟念餘生之安莫伸一割之用
桑榆暮齒恐遂齋志而莫償犬馬微心猶恐蓋棺而
後定臣無任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右臣伏蒙 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

鞍轡馬一匹者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
無復忘腰之適執鞭請事領常知慙恭惟 皇帝
陛下尚儉中脩堯文外煥長轡以御率皆四牡之良
所寶惟賢豈徒三品之貴出捐車服收輯事功而臣
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
歛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
臣無任

又

右臣伏蒙 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
鞍轡馬一匹者出高之珎以旌有德在坰之駟豈及

無功而臣首尾四年叨塵三錫省躬內灼服寵汗流
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自居龍光四達德被海
宇豈惟一襲之衣是結華夷何止十園之帶羣賢在
馭六禮自調而臣頃以衰羸止求安便奉宣德意庶
幾五袴之誼收歛壯心無復千里之志更期力報有
愧空言臣無任

潁州謝到任表二首

臣軾言以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
本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避嫌引疾慙無國士之風
識分知難粗守人臣之節曲蒙溫詔遂假名邦已見

更民惟知感作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多難無意軒
裳晚以虛名偶塵侍從雖云時可每與一顧違既未決
於歸田故力求於治郡慈母愛子但憐其無能明君
知臣終護其所短自欣投老漸獲安身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臨民剛柔布政恭天地而有
信喜怒不陳體水鏡之無心忠邪自辨致茲愚直亦
克保全雖任職居官無過人者而見危授命蓋有志
焉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

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支郡責輕未即滿盈於小
器豐年事簡非徒飽暖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
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伏以汝潁爲州邦畿稱首士風備於南北人物
推於古今賓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
續有晏殊歐陽脩之遺風顧臣何人亦與茲選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丕承六聖摠攬羣英生知仁孝
之全學識文武之大謂臣簪履之舊物嘗忝惟幄之
近臣奉事七年崎嶇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
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置之安地養此散材更少
勉於桑榆誓不忘於吠畝臣無任

賀德音表二首

臣職言伏觀九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清儲祥宮成
感決四京及諸道見禁罪人者靈光下燭慶新宮之
落成霈澤旁流洗庶獄之多罪散爲和氣坐致豐年
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舜禹之心以奉先爲
孝本釋老之道以損己爲福田永惟坤作之成每辭
天下之養卑宮何陋大練爲安故能捐萬金之資以
成二聖之意爲國迎祥而國無所費與民祈福而民
不知勞罄輅祝臨神靈昭格觀士女之和會既同其

休念囹圄之幽囚或非其罪用乎大號以達惠心恭
惟 太皇太后陛下恭儉以仁明哲作則愛惜幣廩
不供浮費之私重慎典刑每存敷赦之戒一寬湯網
衆識堯心臣以從官出臨近甸率吏民而拜慶助父
老之歡謚永望闕庭實同咫尺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覩元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清儲祥宮成
減決四京及諸道見禁罪人者琳館告成神人交慶
綸音下霈迺故盡除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
漢武築通天之臺魏明作凌雲之觀皆厲民而私已

或秘祝以斬手然猶形於詠歌被之金石而況文孫
繼志神母考祥追六聖之心本枝百世均萬方之慶
囹圄一空豈惟洗濯於丹書固已光華於青史恭惟
皇帝陛下知人堯哲克己禹勤積德之宮以文
章爲藻飾庇民之廈以仁義爲基扃眷樸斲之成能
亦聖神之餘事臣以篆法從夙侍經緯樂石銘詩雖
幸執太乙之筆大圭薦裸不獲踐屬車之塵徒與吏
民共茲慶澤臣無任

賀興龍節表一首

臣軾言天佑我邦祥開是日山川貢瑞日月增華臣

其誠歡誠非頓首頓首伏以上聖所儲有慈儉不爭
之寶與情共獻蓋憂懃無逸之龜不待禱祠而求自
然天人之應亦惟 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勤湯
寬德莫大於好生故以不殺為神武道莫尊於問學
故以所聞為高明錫厥庶民嚮用五福臣備負內閣
出守近畿雖遠咫尺天威乃身在外而上千萬歲壽
此意則同臣無任

賀駕幸太學表二首

臣軾言恭聞十月十五日 駕幸太學者輦回原廟
既崇廣孝之風慳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

風動四方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五學之臨
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
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
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奠爵伏興意默
通於先聖橫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 皇帝
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 藝祖至仁
追配於 昭陵故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
侍經幃未矣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觀
獻馘於西戎臣無任

又

臣載言恭聞十月十五日 皇帝駕幸太學者濟
濟多士靈承上帝之休雍雍在宮服膺文母之教風
傳海宇慶溢臣二臣其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學
校太平之文而以得士為實經術致治之具而以愛
民為心心既立而具乃行實先克而文斯應永惟坤
載之厚輔成天縱之能惟使文子文孫莫不仁故於
先聖先師無所愧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憂深祖構
德燕孫謀黃裳之文斧藻萬物青矜之政長育羣材
豈惟鼓舞於士夫實亦光華於史冊臣冒榮滋久被
過最深外告成功行喜鴛音之華中脩潛德孰知麟

趾之風臣無任

謝賜曆日表二首

迎日推筴雖曰百王之常後天奉時惟我二后之德
伏讀詔旨灼知聖心中謝伏以嗣歲將興舊章畢舉
三朝受海內之圖籍七月陳王業之艱難冬有初寒
知民言之可畏陽居大夏識天道之至仁故於頒朔
之初更下布新之詔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視民如
子以國為家振廩勸分人自忘於艱歲消兵去殺天
必報之豐年臣敢不省事清心貴農時之不奪思患
預備期歲計之有餘庶竭微誠少裨洪造臣無任

又
歲頒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郡賜璽書亦漢家寬大
之詔實爲令典豈是空文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
伏以望歲者生民之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
常言報應而不言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
消復之心下有變調之道固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
皇帝陛下祇敬三靈憂勤萬宇爲仁一日自然
天下之歸教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遵堯
典寅奉夏時謹堤防溝洫之修行勞來安定之政庶
殫絲力少助至仁臣無任

揚州謝到任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知揚州臣已於今月二十六
日到任訖者支郡養痾裁能免咎通都移牧自愧何
功屢玷恩榮實深慙汗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竊祿
稍習治民在先帝日已歷三朝近八年間復忝四
郡平生所願滿足無餘志大才踈信天命而自遂人
微地重恃聖眷以少安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子惠
萬民器使多士以謂朝廷之德澤付於郡縣與監司
乃眷江淮之間久罹水旱之苦鄰封二浙飢疫相薰

積欠十年豐凶皆病臣敢不上推仁聖之意下盡疲
驚之心庶復流亡少寬憂軫臣無任

又

一麾出守方愧輸安十國為連復膺寵寄恩榮既溢
慙汗靡寧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鯁生冒居禁從頃
緣多病力求賴尾之行曾未半年復有廣陵之請蓋
以魚鳥之質老於江湖之間習與性成樂居其舊天
從民欲許擇所安恭惟 皇帝陛下欽明文思剛
健純粹天功默運灼知萬化之情人材並收各取一
長之用如臣衰朽尚未遐遺命至蹇而祿已盈每懷

憂懼志雖大而才不副莫報恩私臣無任

謝賜卹刑詔書表二首

臣戰言伏蒙聖恩賜臣欽卹刑獄詔書一道者時今
舉行雖云故事天心惻怛本出至誠德既洽於好生
民雖死而無憾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以刻木
畫地志士不居鑠石流金平人猶病宜軫聖神之念
實為哀敬之先訓詰丁寧吏民感動恭惟 皇帝
陛下禹湯罪已堯舜性仁以不忍人之心行若稽古
之政豈止緩獄實期無刑臣敢不推廣上恩厚風俗
於無犯申嚴法意消盜賊於未萌少假歲時庶空囹

圖臣無任

又

暑雨其咨既軫小民之病麥秋已至復虞輕繫之淹
祗服訓詞灼知天意臣某中謝伏以仁聖之德哀矜
為先常內恕以及人故深居而念遠齋戒處掩則知
暴露之勤給締祥延不忘纍紲之苦吏既罔懈民知
無冤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事法祖宗德參天地
凱風養物散為扇暘之涼靈雨應時同沾執熱之濯
臣敢不盡其哀敬濟以寬明秦漢律之嚴母令瘦死
推慈母之意務在平反庶竭愚忠少行德意臣無任

賀立皇后表二首

臣軾言伏觀制書今月十六日皇后受冊禮成者續
女維萃倪天之妹事關廟社喜溢人神中賀臣聞三
代之興皆有內助二南之化實本人倫維關雅正始
之風具既醉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邦其永昌恭惟
皇帝陛下自誠而明惟睿作聖輯寧夷夏德既茂於
治朝輔順陰陽政兼脩於內職既膺大慶益廣至仁
下逮海隅夫婦無於愁歎上符天造日月為之光明
受祿無疆與民同樂臣無任

又

吉日既消柔儀允正穀珪往聘象服來朝中賀臣聞
周姜任妙之賢位非皆極黷陰馬節之貴德或有慙
盛哉六禮之陳龔此三宮之慶恭惟
太皇太后
陛下任付託之重躬保佑之勞公天下不私其親配
宸極必先以德德音不墜嗣成慈孝之風仁壽無疆
坐享雲來之養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臣無任

賀坤成節表一首

臣軾言歲復六壬龔嘉祥於太史火流七月紀令節
於詩人盡海宇之含生舉欣榮於茲日臣某中賀臣
聞君以民為心體天用民為聰明未有心胖而體不

紆民悅而天不應故好生惡殺是為仁壽之基捐利
與民斯獲豐年之慶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恭儉

一德勤勞百為推天覆地載之心阜成民物盡父教
母憐之道誨養臣鄰共知難報之恩必享無疆之福
臣以出守淮海無由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東坡後集卷第十三

表狀劄子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狀二首

謝兼侍讀表二首

進郊祀慶成詩表一首

任兵部尚書乞外任劄子二首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二首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笏記二首

謝賜曆日表一首
定州謝到任表一首

慰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畢表一首

慰宣仁聖烈皇后祔廟禮畢表一首

謝賜衣襖表一首 到惠州謝表一首

到昌化軍謝表一首

提舉玉局觀謝表一首

慰皇太后上仙表一首

疏文

興龍節功德疏文六首

坤成節功德疏文七首

太皇太后本命功德疏文一首

景靈宮祈福道場功德疏文一首

表狀劄子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馬狀

蒙 恩賜臣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

馬一匹者盛服在躬無復曳婁之歎名駒出廐遂忘

奔走之勞施重丘山身輕毫末伏念臣少賤而鄙性

推少文衣敝緼袍未嘗有耻乘款段馬自以為安豈

意晚年屢膺此寵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紹隆景命摠攬群英無競維人勢已加於

九鼎惟德其物恩有重於千金臣敢不上體眷懷勉

思報稱贈繞朝之策愧不能謀振屈原之衣期於自
潔臣無任

文

伏以在笥之珍本出於民力脫駮之賜以結於士心
顧臣何人屢膺此寵伏念臣學本爲己材不適時乘
伯厚之車雖云疾惡東公西之帶愧不能言而二年
之間三拜是賜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心存
社稷德協天人以長策駕馭四方以盛德藩飾多士
故令衰朽猶玷光華豈曰無衣蓋獨求於安吉慨然
攬轡敢有志於澄清臣無任

謝兼侍讀表

伏奉制書除臣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者重地隆名不
擇所付清資厚祿以養不才中謝伏念臣以草木之
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
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
能副恭惟 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憲邦重離
繼明何煩爝火之助大厦既構尚求一木之支而臣
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待程聞長
樂之鼓鐘恍如夢寐莫報丘山之施猶貪頃刻之榮
臣無任

又
流汗恩榮再詞莫獲強顏衰朽一節以趨臣軾中謝
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
殊制開劇異宜武選隸於天官兵政摠於樞輔故司
馬之職獨省文書而師氏之官職在論說命臣兼領
聖意可知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約已裕民忘家
憂國知先王之兵必本於道德故以儒臣為七兵知
人主之學必通於民情故自郡守為五學而臣迂踈
不可強合早緣衰病難以久居終當自効於所長之
間或可報恩於未死之日臣無任

進郊祀慶成詩表

伏覩今月十四日郊祀禮成者親奠璧琮始見天地
兼陳祖宗六廟之典參用漢唐三代之文夷夏來同
人神允答臣某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聿追來孝
對越在天外修神考之文章內服文母之慈儉四方
觀禮百辟宅心雪止風恬驗神祇之來饗雲黃歲美
知豐凶之在天臣以藝文入侍帷幄考事而知天意
陳詩以達民言雖無足觀亦各其志臣無任瞻天望
聖慚懼屏營之至所撰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陳
表上進以聞

任兵部尚書乞外郡劄子

臣向在揚州蒙恩除臣今任臣於本州及緣路附造
入六字辭免准 聖旨劄子指揮為已差充鹵簿使
大禮心迫不許遷延臣以此不敢堅辭尋於南京附
遞奏乞候過南郊依前除臣一郡今來已過郊禮伏
乞檢會累次奏狀除臣知越州一次取進止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

臣近奏乞越州伏蒙 聖恩降詔不允續准閣門告
報已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
書閑命悸恐不知所措臣本以寵祿過分衰病有加
故求外補實欲自便而榮名驟進兩職荐加不獨於
臣有非據之羞亦恐朝廷無以待有勞之士豈徒內
愧必致人言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乞檢會前奏除
臣一郡若越州無闕乞自朝廷除授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奏乞辭免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
部尚書恩命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蒙降詔不允
聖恩隆厚天旨丁寧顧臣何人敢守微意但本緣請
外更蒙陞擢兼帶兩職近歲所無有何勞能被此光
寵欲乞追寢新命令臣且依舊供職則臣更不敢請

郡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職名即乞除臣一重難邊郡
令臣盡力報稱猶可少安臣非敢自謂知兵若朝廷
有開邊伐國之謀求深入敢戰之帥則非臣所能辦
若欲保境安民宣布威信使吏士用命無所失云則
承乏之際猶可備數伏望朝廷於此二者擇一以處
臣非獨在臣分義當然亦朝廷名器不為虛授取進
止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伏蒙 聖恩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
禮部尚書者衰年自引以抱此心異數併加實為非

意辭不獲命愧何以堪臣職中謝竊惟以殿命官本
緣麟趾之舊因時修廢近正金華之名歷代所榮於
今為甚自元豐之末官制以來若非身兼數器之人
未有名冠兩職之重而況秩宗之任邦禮是司豈臣
迂愚所當兼領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憂深
社稷慮極安危求忠臣於愚直之中論治道於文字
之外知臣難進而易退或非患失之鄙夫故授以禮
樂清閑之司使專於論說琢磨之事此恩難報願輸
歲月之勤度已所宜終遂江湖之請臣無任

又

備負西學已愧空踈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
之事併為儒者之榮臣軾中謝始臣之學也以適用
為本而耻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為心而慙尸祿乃
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而有志
莫遂負愧何言今乃以文字為官常語言為職業下
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覲面
目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
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昔漢文帝悅張
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
帝入晁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

知為國安危之本祇在聽言得失之間恭惟 皇帝
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
之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
文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
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
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已費省不傷民財勤者
謂躬親庶政不迓聲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
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
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
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則為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

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爲耆木參苓雖無近効而有益
於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
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
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
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三尺之喙日
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
其爲尸素死有餘誅伏願陛下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
天下幸甚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

蒙恩賜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

匹服官莫篚響動佩章圍士効牽光生羈策伏以二
賜之重莫隆於車馬五采之貴兼施於衣裳汝必有
功服之無斁而臣衰年弱幹固難強於馳驅枯木朽
株本不願於文繡寵加意外愧溢顏間此蓋伏過
皇帝陛下因能任官稱物平施操名噐以勵士上有
誠心正銜勒以馭人下無遺力臣敢不思稱其服益
勵厥躬雖愧立朝乏能言之近用猶希辨道輸老智
於莫年臣無任

又

蒙恩賜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

臣服章在筭貴及衰殘銜勒過庭喜先徒御伏以物
生有待天施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溼采魚鱉至
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妻孥相顧驚
屢致於匪頌道路竊窺或反增於指目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聰明齊聖陳錫載周含垢匿瑕而察
於求賢卑宮菲食而侈於養士士豈輕於千里念非
其人言有重於兼金當思所報

笏記

榮兼兩職寵與六卿豈伊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
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

靡求備於一人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効於
涓埃草木微生終難酬於雨露臣無任

又

陞榮祕殿列職西清併此光華付之衰朽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棄之材將建
無窮之業顧慙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
回於生死臣無任

定州謝到任表

兵民重寄本禦侮以折衝疆場久安但坐嘯而畫諾
才微祿厚恩重命輕臣軼中謝伏念臣一去闕庭三

換符竹坐席未暖召節已行筋力疲於往來日月逝
於道路未經周歲復典兩曹朝廷非不用臣愚憊自
不安位所宜竄逐更冒寵榮此蓋伏過 皇帝陛
下高明正中乾健獨運追述東朝之遺意收此散材
眷言西學之舊臣付之善地致此衰朽尚未棄捐臣
敢不勤卹民勞密修邊備苟無大過以及暮年漸還
魚鳥之鄉以畢桑榆之景臣無任

慰正旦表

嗣歲將興雖有作新之慶舊穀既沒共深追遠之思
凡在照臨舉增懷慕臣軾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

道躋堯禹行比騫夔方受圖於二朝明發不寐念御
簾於雙日孝思奈何幸寬罔極之哀少副有生之望
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
營之至

謝賜曆日表

夙頒溫詔寵拜新書吏得承宣民知蚤晚臣軾中謝
臣聞言天道者有數故閏以正時訓農事者在人則
王無罪歲豈獨典常之舊必存忠利之心恭惟 皇
帝陛下輔相財成聰明時憲居德刑於冬夏意與天
同暨聲教於朔南責在臣等敢不時使薄歛思患預

防勤卹鰥孤幸流亡之盡復兼明威惠庶戎夏以皆安臣無任

慰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畢表

恭聞今月七日大行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山陵禮畢者日月有時義當即遠雨露既降思則無窮遙知穆穆之光尚起皇皇之望臣軾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循祖武德契天心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願寬舜慕之心少副堯封之祝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慰宣仁聖烈皇后祔廟禮畢表

恭聞今月十七日宣仁聖烈皇后升祔禮畢者反寢而虞既盡飾終之典宅神于廟益隆追遠之思凡在照臨舉增悲慕臣軾中謝竊以六朝繼聖並傳家法之餘三后御簾高出古人之右逮此登配廓然永懷恭惟皇帝陛下奉順母慈表章坤德四謚哀榮之詔簡策有光數詩挽餞之音道塗垂涕日月云遠典禮告成願寬無益之悲少副有生之望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衣襖表

十一月九日翰林醫官王宗古至伏蒙聖慈傳宣存問賜臣等勅及初冬衣襖者齊官三服已寬卒歲之憂漢扎十行更佩先春之煖恩均吏士聲動華夷臣軾中謝伏以禮著始裘詩歌無褐邊陲更戍本爲臣子之常朔易早寒特軫聖神之念惟德其物豈曰無衣恭惟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力行恭儉威風旁振方戰粟於天驕溫詔下融遂流澌於河凍既無功而坐食實有愧解衣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收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肅情踰廢收汗馬之勞以解濡鷄之誚臣無任

到惠州謝表

先奉告命落兩職追一官以承議郎知英州軍州事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叅訖者仁聖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群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投荒服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匝舜干舞于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

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虜
之馬猶獲蓋帷轂鯨之牛得遠刀几臣敢不服膺嚴
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魑
魅爲鄰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
草之忠臣無任

到昌化軍謝表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昌化
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
已至昌化軍訖者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
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賦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

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
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
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
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
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
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無任

提舉玉局觀謝表

臣先自昌化軍貶所奉勅移廉州安置又自廉州奉
勅授臣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今行至英州又奉

勅授臣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夔州軍任便
居住者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
從縲紲復齒摺紳臣軾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
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
自取不敢怨尤會真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
獨在幽遠敢爲冥頑追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
終蒙記錄不遂棄捐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正位
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豈非受命之符清淨無爲
坐獲消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
之微共霽雷雨之解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性愆沒
齒何求不厭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臣
無任

慰皇太后上仙表

伏覩正月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誥者慟發六宮悲
纏九土奉諱哀殞不知所云臣軾中謝大行皇太后
德冠三朝化刑四海獨決大策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退避東朝復明辟爲萬世之法奄終壽域冥冥天心
恭惟 皇帝陛下仁孝自天哀傷過禮惟聖達節
豈復行曾閔之難以民爲心則當法舜禹之大頌少
寬於追慕庶下荅於臣民臣以外郡居位不獲奔赴

闕庭無任哀痛墮越之至

疏文

興龍節功德疏文五首

右伏以上帝垂休真人誕降乾坤合契永為慶喜之辰草木何知舉有欣榮之意矧惟遭遇獲侍清闈不緣梵釋之因曷致消塵之効伏願
皇帝陛下受天之祿如川方增奄有漢唐之封疆倍萬唐虞之壽考永均介福不及函生

右伏以三王之樂固常與天下同四海之心莫不欲吾君壽以茲願力亦彼佛乘仰惟無礙之慈副我必

從之從伏願

皇帝陛下配天而治如日之中安

樂延年錫帝齡之無筭寅畏享福過周曆以常新下及海隅同躋壽域

右伏以上帝立子將開太平之基下民歸仁自享延

鴻之壽不假龍天之會曷旌臣子之心伏願

皇帝陛下受祿無疆如川方至五兵不用同萬國之車書多士克生達四門之耳目永均介福普及函生

右伏以候嘉平之臘協氣充流歌長發之祥群心踊躍華夷交慶草木增榮矧惟在封疆之守敢緣願力低叩佛乘仰惟無礙之慈副我必從之

欲伏頌 皇帝陛下配天而治如日之中安樂延年錫帝齡之無筭寅畏享福過周曆以常新下及海隅同躋壽域

右伏以瑞乙來翔共紀生商之兆羣龍下集適同浴佛之良爰崇勝因以薦多祉伏頌 皇帝陛下立民之極先天不遠福如南山之不騫壽等西方之無量集寧海宇永庇神天

坤成節功德疏文七首

右伏以功存社稷慶鍾高密之門澤及本枝天作大任之德候西風之協應占南極之嘉祥特啟真壇

祈睿筭順帝之則固不待於禱求應地無疆亦難忘於祝頌臣無任懇禱殷切之至

右伏以慈儉之化無得而名保祐之功云何可報仰首雲天之望傾心草木之微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敢冀神休永為民極臣無任

右伏以寶儉與慈地無私載履信思順天且不遠眷惟江海之邦日蒙雨露之施民心所祝神聽必臨祈萬壽於無疆庶群生之永頽臣無任

右伏以上帝儲休遺寶龜而降聖群方仰德執瑞玉

以來賓洛修臣子之誠虔奉天人之禱伏精蒲塞文
演貝多致海眾之莊嚴廣潮音之清淨勝因所集睿
筭日隆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伏願大安大榮永
對無窮之問時萬時億獨觀有道之長臣無任
右伏以玉勝發祥金行正候合天人之寶運寶華夏
之昌辰已格鴻休猶資善信展祇園之淨法發秘藏
之真乘庶假良因益崇睿筭恭惟 太皇太后陛
下伏願威神有截盡龍象以瞻依壽考無一短等乾坤
之久大臣無任

右伏以神聖在御天地無可報之恩臣子何知佛老

有歸誠之法敢緣淨供仰祝遐齡 太皇太后陛下

下伏願日照月臨每涵岳峙帝簡好生之德錫壽無

疆民衛既富之仁保邦何極臣無任

右伏以星火西流方歲功之平秩夕月既望昭陰德
之致隆凡我有三師誠茲日佛身充滿天監聰明

太皇太后陛下伏願享德三靈齊光兩曜坐俟雲來

之養受祿無疆夔觀甲子之周與民同樂臣無任
太皇太后本命歲功德疏文

右伏以天人合契輔成繼照之明歲月龍衣祥允協重
坤之象肇臨正旦寅奉德音盡海宇之無疆集繡黃

而來會旁推舜孝仰叩佛乘伏願
下下順民心仰膺天保馳西方之無量與南山而不
傾豈獨三音六律之旋再臨此歲將推三統九會之
復以下其年永與函生共茲人福謹曉

景靈宮祈福道場功德疏文

右伏以仁心浹物自然憂樂之同孝治格天宜爾感
通之速庶殫精懇仰叩上真恭以
太皇太后陛下
下保佑聖神勤勞夙夜偶隆東朝之御未復太官之
常爨即殊庭大陳妙法晉二運雖有假於雲章民
志下同日不勞於秘祝願膺勿藥之喜永保無疆之

休

東坡復集卷第十四

啓

荅杭州交代啓一首 荅館職啓一首

穎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與京西運使劉昱啓一首

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荅晁發運及謝諸郡啓一首

賀彭發運啓一首 荅杜侍郎啓一首

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謝本路監司啓一首 謝諸郡啓一首

賀鄰師及監司冬至啓一首

賀鄰師及監司正旦啓一首

荅丁連州啓一首 荅陳提刑啓一首

荅彭賀州啓一首 荅王承議啓一首

荅王幼安宣德啓一首

書

杭州上執政書一首

杭州上呂相書一首

荅虔倅俞括奏議書一首

荅王庠書一首

荅湖州吳秀才書一首

荅謝民師書

荅劉沔都曹書一首

啓

荅杭州交代啓一首

伏審知府鈐轄待制新易節旄光臨督府舊政已孚於千里先聲坐振於七州軾偶以庸虛適相前後愧無毫髮之善可紀斯民惟有洞察之餘以遺君子即詣瞻奉尤切諫思

荅館職啓一首

伏審奉詔明庭陞華冊府國有得賢之慶士知稽古
之榮虎觀石渠極諸儒之妙選鰲宮金闕笑方士之
遠求自喜衰年獲觀盛事某官學本自得道惟造深
溫故為君子之儒多聞推益者之友奇字可學知子
雲之苦心亡書復存賴安世之默識不試而用知賢
則深軼方此賜環遠承枉駕沐誨音之已厚愧馳謁
之未遑

潁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入恭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為西湖之長
皆緣天幸豈復人謀惟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國

人淳事簡地壤泉甘豈惟暫養於不才抑亦此生之
可老恭惟某官嘉猷經世茂德範時元老廟堂自有
權衡之信餘生江海得同品物之安感佩之松筆舌
難既

與京西運使劉昱啓一首

衰病倦游久懷歸意聖神寬假特乞守行條教闕踈
溪湖清遠但坐縻於廩祿頗難繼於賢豪所幸仁明
曲垂鎮撫特先蒙於顧盼使增重於吏民伏惟運使
郎中才簡上心名高省戶暫屈外臺之寄一蘇右輔
之民日望車塵按臨封部少奉誨言之末是為衰朽

之光感佩之私筆舌難既

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擇地而安本非臣子之達節有求必獲足見廟堂之
兼容釋汝頰之清閑當江淮之衝要舊游所樂習俗
相諳已見吏民具述朝廷之意不為條教自然獄市
之清此蓋伏遇某官師保斯民著龜當代折衝禦侮
已獲萬人之英補隙輔疎更收一木之用敢不益
求民瘼勉盡鄙才但未歸田之須更猶思報國之萬

荅晁發運及諸郡啓一首

衰病交攻已安僻壤寵光荐及復付名邦雖見吏民

敢違條教尚緣大庇使獲少安此蓋伏遇某官忠厚

有容高明畢照樂善忘勢稍霽外臺之威講舊論心

曲敦同榜之好餘人某官忠厚有來通明畢照朝高

華於致茲踈拙枯朽粗免曠廢愧展奉之未皇但緘藏之

無斃

賀彭發運啓一首

伏審拜詔十行觀風六路允符公論克振先聲恭承
曩契之隆得與屬城之末瞻依有素感慰居多伏惟
發運吏部年兄士聲英風時推舊德用久淹而未盡
才歷試而愈高船滿潭中行奏章堅之課錢流地上

佇觀劉晏之能喜拚之深力占難盡

荅杜侍郎啓一首

伏審存膺天寵榮貳卿曹士友喜於彙征朝廷爲之
增重伏惟兵部侍郎溫文亮達宏遠清通直道不回
貫今昔而無愧處躬自厚蹈世俗之所難事愈練而
益明用雖晚而必濟自聞休命實起懦衷遽承問訊
之先益益佩謙光之過

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燕南趙北昔稱謀帥之難尺短寸長今以乏人而授
幸此四夷之守忘其一障之乘坐食何功捫心知愧

伏念軫惠忠自信朴學無華孔融意廣才疎訖無成
効稔康性不傷物頻致怨憎四逢聖世之休明未分
昔人之憂患故求散地以養衰年終成命之莫回悼
此心之未亮伏惟其官躬行周孔力致唐虞燮和天
人方遂萬物之性虛受海宇固容一介不微養此餘
生實無他望老如安國既倦北平之遷意此方回終
有會稽之請歸依之至筆舌難周

謝本路監司啓一首

多病早衰屢有江湖之請誤思過聽遂分疆場之憂
才無取於折衝愧已深於卧護敢緣厚德尚許兼容

伏惟某官名重指紳望隆中外承宣帝澤民志流殫
之災肅振臺風吏若親臨之畏顧惟朽鈍得奉教條
但交欣悌之懷莫罄瞻依之頌

謝諸郡啓一首

燕南趙北昔為百戰之場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
觀累朝之命帥皆一代之名臣豈謂寵榮曲加疲陋
顧吏民之易治幸衰拙之少安此蓋伏遇某官頌德
庇民宏才緯世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蒙霧而行
坐獲下知之潤眷言朽鈍未遂顛擠勉加榮勵之勤
少荅吹揚之賜

賀鄰帥及監司冬至啓一首

月臨天統首冠於三正氣兆黃宮復來於七日候微
陽之協應知君子之彙征伏惟某官碩德庇民傑才
經世踐揚中外之寄益推望實之隆既醉太平實具
周詩之福大有上吉允符義易之占執限以守邊未
皇稱慶徒云善頌莫罄鄙懷

賀隣帥及監司正旦啓一首

新曆既頒蓋履端歸餘之歲羣情交泰正贊陽出滯
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名華國非獨疇咨之用
已簡上心更膺難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展慶

無由欣頌之深敷陳固既

荅丁連州啓一首

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
改易又恬颺霧稍習蛙蛇自疑本僭崖之人難復見
魯衛之士而况清時雅望今德高標固已聞名而自
慙蓋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
違時每憐遷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於
集苑而有力於嘘枯遠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朋之錫
過情之譽雖知無其實而愧于中起廢之文猶欲借
此言以華其老窮遠易感永好難忘

荅陳提刑啓一首

久竄島夷偶未書於鬼錄逃歸空谷固喜聞於足音
况清廟瑚璉之姿為明堂杞梓之用欲聞名而未敢
豈流問之或先恭惟提刑刑部才高一時望重多士
魯諸儒之德業綠飾政刑漢循吏之風流本泗經術
暫屈雲霄之步一蘇嶺嶠之民憐遷客之無歸墜尺
書而起廢助其羽翼借以齒牙但憂枯朽之餘難副
吹噓之力既感且忤不知所云

荅彭賀州啓一首

竄流海國脫身羈鬼之林洒掃真祠拜賜散人之說

喜歸田之有漸悼報國之無期方自愧於心顏敢聞
名於左右豈謂某官曲敦雅好深軫窮途賜以尺書
借之餘論溫詞曲盡賢於十部之見臨陋質增華果
已五漿之先餽但慙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永以
為好

荅王承議啓一首

泮水受成繆膺桑梓之敬海邦畫諾又觀枳棘之栖
多難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夢後見故人伏惟知郡
承議居以才稱邁由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
歌詠風流述傳邵父之繼不忘疇昔曲賜拊存豈獨

憐衰朽而借寵光蓋將敦風義以勵世俗感佩之至
筆舌難周

荅王幼安宣德啓一首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間閱百罹何所不有頃者海外
澹乎蓋將終焉偶然生還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
問舍為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豈獨
江湖之相忘蓋已寂寥而喪哉不謂某官講修舊好
收錄陳人粲然雲漢之章被此枯朽之質欲其洗濯
宿負激昂晚節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之望此意
厚矣我心悠哉如焦穀牙如伏櫪馬非吹噓之所及

縱鞭策以何加藏之不忘永以為好

書

杭州上執政書二首

十二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謹頓首百拜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去年浙中冬雷發洪太湖水溢春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種十不及四五而又繼之以旱以故早晚皆傷高下並損自元豐以來民之艱食未有如今歲者也軾已三奏其事至今未報蓋人微言輕理

自當亦然亦恐監司諸郡不盡以實奏而廟堂所訪問往來之人或揣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故朝廷以軾言為過耳不然豈有仁聖在上群賢並用而肯恬不為意乎入冬以來緣諸郡閉糴而稅務用例違條收五穀力勝錢故米價斗至八九十得睦等州至百餘錢皆足炎炎可畏軾用印板出榜千餘道止絕此兩事自半月來米穀通流價亦稍平然浙中無麥青黃之交當在來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懲熙寧流殍之禍上戶有米者皆勒借不肯出其勢非大出官米不能救此患自正月至七月本州裏外九縣日糴官

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價救飢計當用米三十一萬
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充充軍糧外止有十七萬石
漕司許於鄰郡運致三萬石尚少十一萬五千石計
窮理迫須至控告執近以本州解宇弊壞奏乞度牒
二百道修完未蒙開允意欲以此度牒募人於諸縣
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然後減價出賣每斗六十
度可得錢萬五千貫且以此錢修完解宇料不及元
先且修完緊要處亦粗可足用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伏望相
公深念本州解宇弊壞已甚不可不修及今完算所
費尚少後日大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人納米出

救飢設使不因修完解宇朝廷以飢民之故特出聖
恩乞與二百道度牒猶不為過而況救飢修屋兩用
而並濟乎執愚意少慮仰恃廟堂諸公仁賢郵氏必
不忍拒此請意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候回降指
揮輒已一而告喻商旅令儲峙米解具水陸脚乘以
須度牒之至深望果斷不疑於一兩日內降付急遞
日與吏民延頸企踵雖大旱望雲執熟思羅未喻其
急也若不蒙哀察則是使執失信商旅坐視流殍其
為慙惶狼狽未易遽言至時朝廷雖加誅逐何補於
事兼執近者委為本路轉運司今年合起年額米解

百六十萬乞一特許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一其餘俟豐
熟日隨年額起發未蒙恩許今年漕司窘迫實倍常
歲異時預買緇絹錢幣於歲前散絕今尚闕大半刻
削之急蓋不遺餘力矣若非朝廷少加矜察則督迫
之極害必及民近蒙朝廷許輟上供二十萬石出糶
此大惠也然望更留三十萬石若無米可糶紙乞
以此錢收買銀絹上供雖無補於餽民而散幣在民
少解錢荒之急亦良策也此外祇有勸誘富民出穀
助官賑貸及用常平錢米募民工役二事然皆難行
勸誘之利米及貧民而糶米之礙先及上戶浙中富

民欠官錢者十人而九決無可勸誘之理至於募民
工役亦非實惠若散募飢貧不堪工役烏獸聚散得
錢便走熙寧中嘗行此事名為召募其實不免於等
第上差利官支錢米盡入役夫而本戶又須貼錢雇
人凶年人戶重有比擾皆虛名無實利少害多惟有
多糶官米一事簡而易行米價既低民無貧富均享
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則一路幸甚軾拙於言語不能
盡寫憂危之狀以曉左右惟有發書之日西向再拜
扣頭默禱庶幾區區丹誠可以感動萬一也不宣
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充兩浙

西路兵馬鈐轄蘇軾謹頓首再拜上書門下僕射相
公閣下軾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災伏蒙恩旨
使與監司諸人議所以爲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
事軾才術淺短禦災無策但知呼號朝廷乞寬減額
米截賜上供言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三吳風俗自古
浮薄而錢塘爲甚雖字字華好夜服粲然而家無宿
春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經熙寧饑疫之災與新法
聚歛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豈家有市易之欠人
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
蕭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支持更遭風寒

暑濕之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意外將護未可以
壯夫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
者皆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爲狐狸
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
公子尚知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
千緡而能活數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惟仁聖在
上輔以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可但恐世俗諂薄成
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
無災或言有災而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聰明此軾
之所私憂過慮也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

以爲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拒閉不納老幼相齟
踐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
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軾既條上二事且以關白
漕憲兩司官吏皆來見軾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
恐朝廷疑公爲漕司地柰何軾曰吾爲數十萬人性
命言也豈卹此小小悔吝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糶商
賈不行軾旣劾奏通之又舉行災傷法約束本路不
得收五穀力勝錢三郡米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
吏緣此愠怒幾不見容文符往來僚吏恐悚以軾之
私意其不爲漕司地也審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

法然今歲未敢舉行者實恐無忤漕司怨咎愈深此
則軾之疲懦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相公
一言檢舉成法自朝廷行下使五穀通流公私皆濟
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
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浙中無麥須七月初間見
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價復增軾亦曾奏乞展限至
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則乞以六月爲限去歲
恩旨寬減上供額米三分之一而戶部必欲得見錢
浙中遂有錢荒之憂軾奏乞以錢和買銀絹上供三
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即乞一時行下軾竊度事

勢若不且用愚計來歲恐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在淺過計事難施用即乞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坐消災沴者使任一路之責幸甚幸甚干冒台重伏紙慄戰不宣

揚州上呂相書一首

軾再拜伏蒙手書見謂勇於為義不當在外獎飾過分悚息之至軾竊謂士在用不用不在內外也自揣所宜在外不惟身安耳靜至於束吏養民亦粗似所便又不自量每有所建請蒙相公主張施行使軾常在外為朝廷採撫四方利病而相公擇其可行者行

之豈非學道者平生之至願也哉頃者所論積欠蒙示俞已有定議此殆一洗天下瘡痍也近復建言綱運折欠利害乞申明編救嚴賜約束行下而罷真揚禁泗轉般倉斗子倉法必已關覽此事若行不過歲失淮南商稅萬緡而數年之後所得必却過之但綱梢飽賺餽運辦集必無三十萬石之欠而能使六路運卒保完背頰使臣人負千百人保完身計此豈小事乎其餘綱運弊害小小枝葉亦不住講求續上其事又軾自入淮南界間二三年來諸郡稅務刻急日甚行路咨怨商賈幾於不行有稅物者既無脫遺其

無稅物及雖有不多者皆不與點檢但多喝稅錢商
旅不肯認納則苛留十日半月人船既衆費用坐竭
則所喝惟命州郡轉運司皆力主此輩無所告訴竊
間東南物貨全不通行京師坐致枯涸若不及相公
在位救解此患恐遂滋長至亦不可救矣祇如揚州
稅額已增不虧而數小吏爲虐不已原其情蓋爲有
條許酒稅監官分請增剝賞錢此元豐中一小人建
議差汚士風莫此爲甚如酒務行此法雖士人所恥
猶無大害若稅務行之則既增之外刻剝不已行路
被其虐矣軾旦夕欲上此奏乞罷之亦望相公留念
於世耳不宣

荅虔倅俞括奉議書一首

軾頓首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寵示長牋及詩文
一編伏讀數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
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
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
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項侍
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

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
世之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
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
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羨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
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
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為病耳若欲以適
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為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
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
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
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挂口哉聊以發一笑
耳進宣公奏議有一表輒錄呈不預示人也餘俟面
謝不宣

荅王庠書一首

軾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
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
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為親友憂又使此
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
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
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僮仆者相屬
於前然亦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

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遠。先秦古書。况其下者。文章猶尔。况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為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仁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某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

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貺。喜於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者。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為時所棄也。又况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華。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人還謹奉手。啓少謝萬一。

荅潮州吳秀才書一首

軾啓遠辱惠人惠教。具審此來起居佳勝。感慰之至。

與子野先生游幾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師中
之言知其為一人學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伏獨與子
野書云白雲在天科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諭出
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為餘事而以練氣服藥為土道
也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蓋嘗作問養生一篇為
子野出也一者南遷過真揚問見子野無一語及得
喪休戚事謂僕曰斯鄆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
子今日見以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號為
瘴癘地然生有命初不曰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
自到此日不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尚在此不遠

當來赴約也甚幸甚長書稱道過實護之敬然所
論孟揚申也以子皆有理詞氣脩然又以喜子野之
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相喜
者則附遞一書又矣何至使人鹽足遠來又致酒麪
海物荔二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
意無以云論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
燒香閉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
以為往復之禮但欲昆仲知僕况掃身心澡論神氣
兀然灰槁之大略也有書與子野更督其南歸相過
少留為印可其已得而訶策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

自愛

太一謝民師書一首

軾啓近奉^一函辱聞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
 受性剛簡^一思持下坐^一屢累年不敢復齒搢紳自選
 海北見平^一一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
 之雅而敢^一求^一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
 可言也所^一小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
 雲流水初^一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
 止文理自^一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
 又曰詞達^一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夫

不然求物之妙如係風捕景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
 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
 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
 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
 矣此正所謂珣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
 獨悔於賦何哉終身明蟲而獨談其音節便謂之經
 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
 光可也以其似賦而謂之珣蟲乎賈誼見孔子升
 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
 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

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宇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住。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欲有所惠，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 ○ 答劉沔都曹書一首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

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寧復為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撥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為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為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荅，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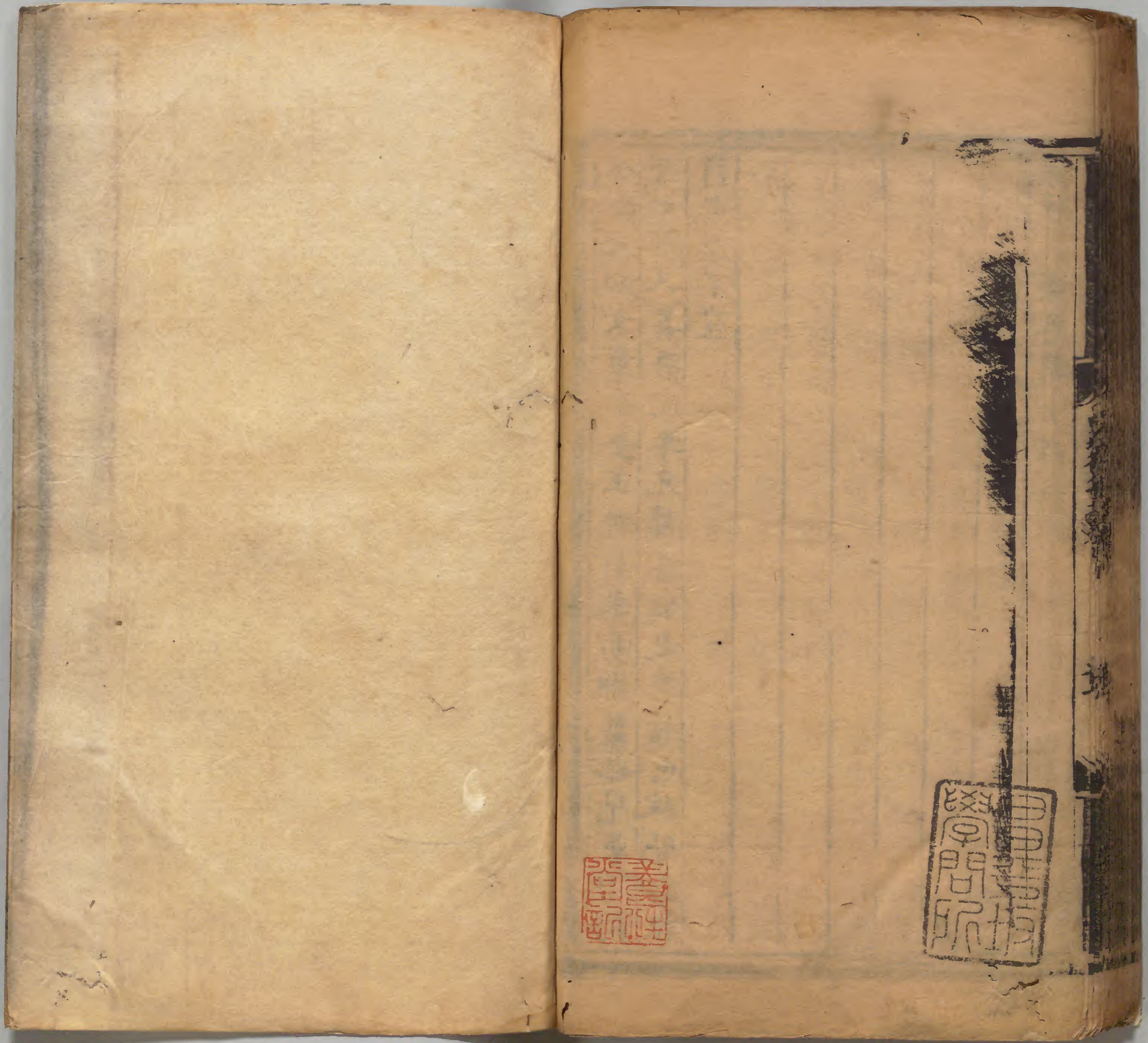
儂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
劉子玄獨知之范華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
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
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
効建安七子有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
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
無一篇偽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
者風氣知足下置力於斯文久矣賦窮困本坐文字
蓋願剝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迴文益奇在海
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寂會
有

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
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
書忽忽不宣

東坡後集卷第十四

東坡後集卷第十四

十一



Red square seal impression with archaic characters.

Red square seal impression with archaic characters.

